

訪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

謝福銓



一月的香港，春意甚濃，一個陽光明媚、風和日麗的下午，我在一桃兄、漢聞兄和天涯兄的陪同下，去拜訪劉以鬯先生。

我對劉先生心儀已久。五六年前，當我剛接觸香港文學的時候，劉以鬯的名字也最先映入我的眼帘。我先後拜讀了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《酒徒》、《島與半島》，他那獨特的創作方法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雖年已古稀，但在創作中不因循守舊，而是不斷探索，每有創新，而在備受海內外讀者的讚賞，我也多次撰文，評論過他的作品。每當拙文在《文匯報》發表時，劉先生就會打電話給漢聞，要他轉達對我的謝意，劉先生的謙遜與熱情，使我很受鼓舞。後來我知道劉先生是我的同鄉，而且是個「老上海」，我從感情上跟他更親近了。可惜只見其文，不見其人，我是多想見見這位老前輩，聆聽他的教誨呀！這次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，終於實現了我的願望。

我們跨進《香港文學》雜誌社的房門，一桃兄先跟劉先生打招呼，劉先生忙放下手中的稿件出來迎接。當漢聞兄把我介紹給劉先生時，他親熱地握着我的雙手，十分風趣地說：「你是上海來的，今天我們可以講上海話了。」接着他又問天涯與漢聞兄會不會說上海話了。一聽說他倆會聽而不會講時，他又風趣地說：「那我們不能講你們的壞話了。」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起來。

待我們在小小的會客室裡坐定後，我望着劉先生，他面龐清癯，精神矍鑠，一口鄉音，使我感到分外親切。我趕忙取出相機，迫不及待地想與劉先生合個影。熱情的一桃兄熟練地打開相機，先為我們按下一張，然後劉先生又一與大家合影。當他

與漢聞兄拍胸脯時，他又很風趣地對漢聞說：「我們靠得緊一點，表示我們的親熱。」這句看似開玩笑的話，卻表現了一個忠厚長者的慈祥與隨和。

這時雜誌社的老楊已為我們沏了香茗，一端到我們的面前，我們邊喝茶邊聊了起來。話題當然先從編刊物的繁忙開始。劉先生主編《香港文學》已有八個多學期，這份純文學期刊，不僅為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而且已成為海內外作家和讀者的良師益友，受到大家的一致讚揚。可是，這份月刊只有劉先生一個編輯，從約稿、選稿到發稿，全是大經辦，單向國外約稿，就得寫不少信件，而來的稿的審閱更是大量的工作。劉先生對每篇稿件都一一過目，更苦的是要把稿件中的簡化字一個個改成繁體字。由於劉先生具有豐富的編輯工作經驗，本身又是資深的老作家，工作兢兢業業，全身心撲在編務工作上，因此儘管只有他一個編輯，雜誌卻越辦越好。當我們齊聲誇讚他時，他卻十分謙遜地說：「在香港，哪個副刊不都是一個編的，漢聞編的文學副刊不也是一個人嗎？」是莫的，在香港，工作效率之高，是我們內地人所望塵莫及的。劉先生工作辛苦，卻無怨言。相反，他因雜誌能受到讀者的關愛而感到欣慰。他告訴我們，最近有些有人來買全套的《香港文學》。比如貴州大學來信，說過去不知道有《香港文學》，現在知道了，要郵購一套。劉先生遺憾地說：「現在要買全套，已經湊不齊了。」這時，天涯兄自豪地說：「我是《香港文學》的忠實讀者，從第一期起，我就購買了，而且至今都好好地保存着。」劉先生聽了連聲說：「那太珍貴了！」《香港文學》從一九八五年問世至今，已出版了一百多期，個人能完整無缺地保存這一份期刊，確實不易，當然也相當珍貴。同時，在香港這個社會，像天涯兄那樣能如此關心純文學雜誌《香港文學》

，也實屬少數。在香港，不要說一般市民，就連大學生也很少購買這份雜誌。照理說，香港文科大學學生，應該對她備加青睞，可事實並非如此。我想，恐怕又與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有關。

我們又問起劉先生最近有否外出，他說上個禮拜回了一趟上海老家，與夫人一起去了整整一個星期。劉先生的故居在上海江蘇路，現在已改建為一所小學，為了不影響學生上課，他探訪時特地選了一個星期日。那天他與夫人坐的士去故居，可的士司機剛巧是個崇明人，對上海市區的街道不很熟悉，所以還是劉先生親自指路的。劉先生自從一九四八年離開上海後，從未回過上海，但對上海的道路卻記憶猶新，可見他的記憶力之強。我問劉先生回上海時，有沒有去見見朋友。他說，為了不打擾他們，他是悄悄地，悄悄地回來的。劉先生總以為上海人也跟香港人一樣緊張與繁忙，其實不然。何況幾十年未見面的老朋友怎會吝嗇這一點時間呢？但劉先生卻處處為他人着想，其精神真使我感佩。至今，他的老朋友們可能還不知劉先生曾回過上海呢！

這時，漢聞兄向劉先生介紹了我這次來香港中文大學訪問的計劃，是想研究一下香港報紙的文學副刊。劉先生對此很感興趣，就向我們談了他編《大會堂》的一些感受。劉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創辦《大會堂》的，一開始他就定下了「大家會聚一堂」的選稿原則，採用了「左中右」與「老中青」的稿子，而且堅持辦成一份純文學刊物，為香港市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，並且鼓勵香港作家撰寫具有創新意識的作品，從而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。確實，《大會堂》團結了眾多的香港作家，也培養了一批香港作家，不少現在香港有名的作家，其處女作正是由《大會堂》發表的呢！雖然現在《大會堂》已經停刊，劉先生也深感遺憾與惋惜，但他看到今天又有不少文學副刊問世，感到十分高興，他希望香港報紙的文學副刊越辦越好，越辦越多。

時鐘已敲過五下，我們深知劉先生的時間寶貴，於是就起身告辭。臨走前，我問劉先生有什麼作品問世，他取出一本短篇小說集的大樣給我，並說出版後一定送我一本，並握着我的手說：「以後有機會，我們要好好利用上海話來交談。」他邊說邊送我們到電梯旁，我頻頻揮手向他告別。

離開雜誌社，我們仍在談論着劉先生的為人為文。此時此刻，繁華街道上的車水馬龍不斷閃現於我們的眼前，但我腦海中卻還在回味着剛才與劉先生見面的情景，他給我的印象是：長者的慈祥，同鄉的熱情，作家的風趣，編輯的睿智，名人的謙遜……

版權為作者及社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社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